

丹青筆墨裏的江湖 「畫說金庸」董培新



董培新其人

一九四二年出生於廣西梧州，在廣州長大。十五歲移居香港，同年隨嶺南派高奇峰弟子蔡大可當學徒，十六歲開始以畫插圖為職業，十九歲任香港仙鶴港聯電影公司美術主任，是香港早期的電影美術指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創作漫畫，作品有《波士周時威》、《鞋底秋與爛命倫》、《豪放女》等等，高峰期擁有讀者達百萬，是當時香港知名的漫畫家及插畫家。一九八九年移居加拿大溫哥華，一九九一年拜嶺南派楊善深為師，研習中國畫。二零一零年九月、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分別於杭州西湖博覽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董培新畫說金庸」畫展。

《董培新畫說金庸》 (增訂本II) 畫展

時間：即日起至1月5日
地點：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

長期在心裏醞釀的藝術作品，一出來果然不同凡響。

金庸

陳萬雄

強烈的電影佈局動感，筆意滲透了現代意識，以至精心選擇說部中最關鍵的情節場面，悠悠人世間之愛恨纏綿、恩怨情仇，都讓我留下深刻的印

蔡志忠

從十五歲到二十歲，一直剪存董培新發表的插和漫畫，五年的年少歲月，微薄的薪酬裏抽出，用來收集董培新的畫，二十多年後，



著名插畫家及漫畫家董培新，曾說自己是「一生人畫三世畫。」的確，他從1958年到1999年間作畫不少於三十萬張，倪匡、亦舒、古龍、臥龍生等這些家喻戶曉的作家，那些年裏他都畫過。獨獨金庸，是近十年才畫。2005年3月，在金庸先生的首肯與鼓勵下，他開始了金庸小說的國畫創作，那份雅氣的工筆與金庸武俠世界的沉實深厚，一相遇便相得益彰。

近年靈感如泉的他，令金庸筆下的不少經典場面及人物躍現於畫紙之上，更於今年創作出十八幅金庸小說情節丹青，並收錄於最新出版的《董培新畫說金庸》（增訂本II）內。從楊過與小龍女的曠世情，到紅花會的豪情義血，董培新的畫給了我們一種從丹青筆墨裏去再度觀照金庸經典形象的可能性。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黃偉邦

董培新說，其實嚴格意義上，畫金庸與他畫了幾十年的那種「插畫」不一樣——他畫金庸，不是用插圖方式，張張都是大畫，是徵求過金庸同意之後，將他的故事畫成大圖。雖然金庸小說再版時，也從中選了一些放進新版書裏做配圖，但創作的背景，畢竟不是為小說插圖，所以，他可以更自由去選擇金庸小說中精彩的部分去畫。

「以前的小說插畫，通常是一個回目必須有一張圖，特別是每日見報那種，一定要跟着情節走，畫插圖的人是被動的，現在我是主動。」董培新稱他現在可以自己選擇喜歡的部分去畫，所以我們會看到這些畫裏用了各種各樣不同的表達方式。「每一張，我都會用最適當的形式去表達，自由度在我身上。畫的都是自己想要表達的情節。」

畫金庸是一種還願

2004年尾2005年頭時，因為董培新打算在自己六十歲時辦一場個展，而廣州又是他童年時居住的地方，就覺得展覽應該在廣州辦。廣東畫院的副院長是他很好的同學，於是他去畫院看場地，一看就被嚇到了。「就覺得好大好大，因為那主要是給人搞聯展的場地，四邊足足長達130幾米，那就要擺很多畫進去才行，八九十張才撐得起來。」而且，就算有這麼多畫擺出來，這麼大的場地，如果沒有一個好的主題，也會讓展覽變得雜亂無章好像元宵市場。思度如何是好時，董培新卻想到了2003年的一件事。

「2003年，我在大會堂搞了一個自己的展覽。當時剛剛SARS之後，請了很多重要嘉賓，金庸先生也來支持展覽開幕。當時我就跟他一起看畫，跟他講，我始終有些遺憾上世紀60年代時曾婉拒他的邀請去明報。我告訴他，我很中意你的小說，但從沒畫過你的插圖。本來講完這句話沒什麼印象，但看完廣州的場地之後，忽然想到，金庸小說裡有那麼多豐富那麼多值得畫的題材，我為何不去試着徵求他的意見呢？」

於是，董培新先畫了一張小龍女在古墓裡睡在繩上的圖給金庸看。金庸看完跟他說，你放心吧。得到了作者首肯，自此他人人生裡才終於開始畫金庸的人物。而在此之前，他幫《武俠世界》畫插圖時，除了金庸、梁羽生，早就畫遍了市面上所有的武俠小說作家。

從2005年開始，不到十年裡，董培新至今為止一共畫了160到170張左右的金庸丹青，本本小說都畫過。畫的情節場面，大都是通過他自己反覆看小說，選擇的自己喜歡、覺得值得畫的內容。

在董培新看來，金庸小說除了有很多驚險的鬥爭，以及對人性與社會的描寫，更寫盡了人世種種。譬如他畫「不識張郎是張郎」，脫離最後見到張無忌，覺得現在這個張無忌，已經再也不是當初那個。董培新說，有經歷的人都會明白這種感覺，所以金庸小說中其實處處都是這種閱盡人世沉浮的哲理。有時，他也會特別選擇去畫一些小說中很重要的轉捩點，譬如黃蓉夜間給小龍女梳頭，幾句話裡道出楊過是否真可以在古墓與愛人廝守一世的疑問，這直接導致了小龍女遠走，並引發後面更淒涼的故事。

對董培新來說，他每張畫裡最想捕捉到的，其實是一種金庸小說的神韻。

他說自己很幸運。「畫了這麼多年，從開始到現在，從來沒人給我指示，過去新報的老闆沒給過，現在畫金庸先生，他也從來沒給我意見。他喜歡，但又不給意見，所以給了我自由的空間，對創作

人來說，這是好事，因為不需要有任何顧忌。所以我也想說，多謝他放心。」

但董培新明白，金庸先生是喜歡自己的畫的。2003年那場個展時，他同金庸一路看畫，一邊說自己覺得金庸是一位很尊重、喜歡畫家的人。當時金庸回答他說：「我喜歡好的畫家。」

金庸本身收藏了兩張董培新的畫，一張是小龍女和楊過在古墓外練「玉女心經」，另一張是任我行被困在水底。董培新說：「其中一張是我在廣州剛開始辦展覽時收藏的，另一張是前幾年。我要送給他，他說不行，堅持要給我錢。」

畫金庸，於董培新意味着甚麼呢？他說，是一種還願。

電影感是一種畫面裡的真實

很多人會覺得董培新的畫面有電影感。對此，他的看法是：「當初我在新報發展，老闆整天要問你會怎麼做，這樣就訓練到自己經常要想，怎麼和老闆講出那個場景感。後來公司1961年開始拍電影，在當時粵語片裏闖出一條路。電影製作又要做很多東西，除了要參與美術方面，也要參與劇本故事研究，要做造型、佈景、廣告、海報、宣傳單張，是很大的訓練，所以有些朋友說，看這些畫好像有電影感。其實那不一定是電影感，而是將一個畫面畫成一個真實的、濃縮的場面。」他更戲稱新近上畫的《浪魂47》從美學上大概是借鑒了他畫紅花會豪傑那種一字排開的騎馬場面，所以該去拿版權費。

而如今畫金庸和當年畫其他人的最大分別，在董培新自己看來，在於早期插圖其實是畫得很倉促的，因為出版時間很短促，所有事都趕得很急，沒辦法很細緻地去做。「給報紙畫，從看原稿，之後做版，時間好迫，要在很短時間盡量畫好，沒法像現在這樣去深思結構。所以早期的作品一定不成熟。其實那時有某一個階段可能某些畫得比較用心，就是邵氏公司的《南國電影》」——當時那些插畫，著名漫畫家蔡志忠還剪存了下來。

從不成熟到成熟，任何一位名家，都同樣需要過程。董培新2007年在台北舉辦展覽時，和蔡志忠一起做了個訪問，他說自己當年有些畫，畫得不太成熟。但蔡志忠立刻反對，蔡志忠認為每個人都有一個不成熟的階段，但在那個階段裏，董培新已經做得很好了。

至於未來以後，董培新當然還會繼續畫。金庸故事寫了這麼多，他認為值得畫的地方也太多，更可以一邊重讀一邊決定。

問董培新最喜歡金庸筆下拿個人物，他說：「單從小說角度講，最喜歡韋小寶，因為他不是個俠士，而是普通人，他又很多詭計至念，但最後邪念都被正念壓下去——其實這就像一個人，人就是這樣嘛，不可能沒有想過其他，不可能一條直線就是我要做好人好事，但通常理智可以壓抑腦海裡的歪理。韋小寶身上有的，就是正常人都會有那份掙扎，而非很多俠士的一團正氣。韋小寶像一個真真正正的人。」

另一方面，金庸先生四十幾年前寫《鹿鼎記》，如今再看，那其中的官場和今天沒分別，所以有很投入的社會感。實際上看似嬉笑怒罵，但又很真實很真實，而且幾十年前就被寫出來。韋小寶這角色在一般人眼裡並不討好，大部分人都喜歡郭靖、令狐沖、楊過。當然我也很喜歡令狐沖那無可無不可的不羈，很引人入勝。」

畫過這麼多位作家，他們在你眼中分別是什麼樣的？

董培新：古龍我喜歡，亦舒我喜歡。古龍太浪漫了，超浪漫主義。金庸的描述比古龍複雜得多，金庸是寫社會，古龍是寫感覺，所以古龍寫長篇也都等於是寫短篇小說，他的小說，要簡單過金庸，但我也很喜歡小魚兒、蕭十一郎。倪匡則很特別，他天馬行空，想像力豐富到不得了，他也有寫武俠小說，他可能不會像金庸那樣，賦予每個人物以內在性格，他更注重故事的奇幻變化。而金庸是用人性角度去寫，所以最複雜。金庸對每一個人幾乎都有獨特描述，就算短短三兩個字，但所有人都有分別。亦舒也是寫感覺。當時的文藝小說因為是給小孩子看的，所以最重要是要表達美，這是賣點，所以那類型的描圖也強調美。



如今小說插圖變得越來越少，怎麼看待時代這種轉變？

董培新：「時代在改變，寫小說的刊發機會都少了。因為讀者興趣越來越多時間花在手機上，大家喜歡讀短訊，覺得看長文字很辛苦，我會覺得對出版方面挺悲觀的。但不單香港這樣，全世界都是，對插圖需求都會更少。另外一點是，一個畫家的成長，一定要有時間去磨練，現在主要是磨練的機會都少了，寫文字出版方面的機會也少了。這一點又沒方法改變。」